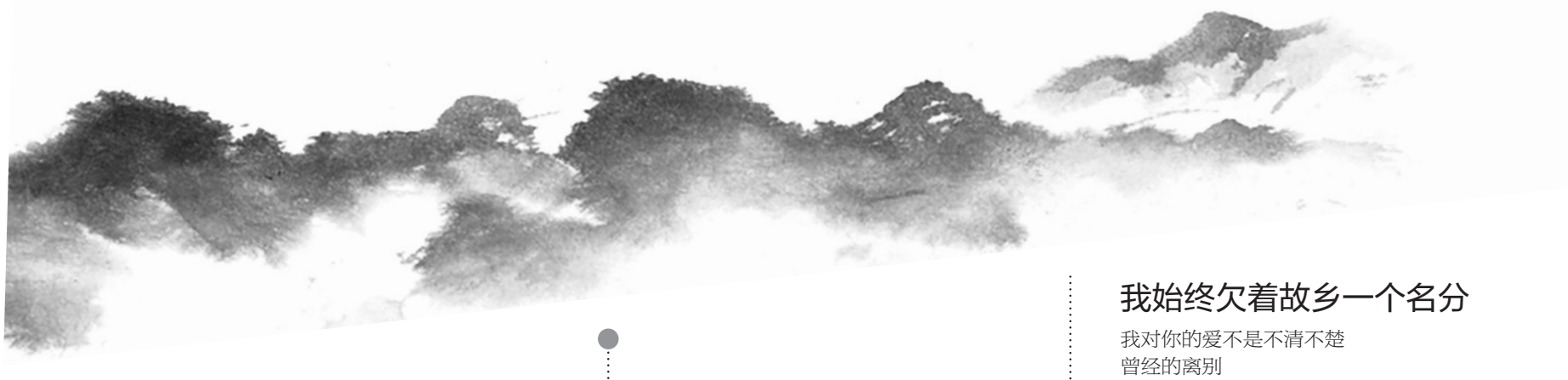
责编/乐建中
审读/邱立波 美编/周斌

村庄的岁月（组诗）

林杰荣



村庄的岁月

不仅仅是山水，炊烟
就连咸透了生活的眼泪，也都钟情
村庄里的朴实和简单

这里有蓝天和白云
这里有月光和狗叫
生锈的镰刀依旧与胚芽为伍
在一场春雨中返老还童

五谷杂粮的味道清空我的鼻腔
视觉，在新绿与金黄的打磨中锤炼三十年
蜿蜒的河流在此汇入血管，乡愁
始终沸腾于每一处浪花四溅的高潮

赞美诗

我赞美劳碌的人与锋利的镰刀
他们对季节坦诚
感恩所有到来，也感恩那些离去
落叶和果实同时捧在手心
他们同属于一首歌
理当获得同样的赞美与掌声
丰硕的希望，在骨骼深处摩擦得厉害
他们不断弯腰，弯腰
把最神圣的信仰让位给最平凡的草木
我不知道除了赞美
还有怎样的诗篇配得上这个场景
秋天的风越来越宽阔
而风中的回响，越来越具有包容性

打谷场画面

淡淡的秋蝉声把天空挂得越来越高
我坐在高高垒起的草垛上
听着打谷场里的笑声也越飞越高

男人和女人，都变成一团火
大地上残余的暑气
都被蒸发为星辰般闪烁的颗粒

夕阳把这里映照得更加灿烂
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
甩麦子的时候俨然精力充沛的舞者

尚未脱粒的麦秆，已然溢出了炊烟的香
我小心翼翼地屏住呼吸
生怕掐断了晚归者识路的线索

沉默的石碾

这座石碾已沉默了很久
如同一位坚守本分的寡言的农家汉
在我脑海中，他始终步履沉稳
碾碎风雨和饥饿

他的人生轨迹
也曾是我父辈的人生轨迹
与温饱逐渐脱节的历史，愈发令他
对村庄一切原始之物的爱，坚若磐石

凹凸不平的躯壳，并没有
被岁月磨损那段凹凸不平的农家时光
倘若今年尚有收成
他渴望把这副老骨头，埋入遍地金黄

我从麦田上轻轻走过

湛蓝的天被抬高，万里无云
这是为麦田里孜孜不倦的绿预留空间
再茁壮一些，麦芒就刺破了
每一双俯瞰的眼睛，如同一场仪式
在炊烟的主持中献祭暖色

我从麦田上轻轻走过
没有风的追赶，甚至忘了
这首诗该如何下笔
是一场精气饱满的成人礼，抑或
是看透时光的守望者在暗自眷恋

我只是嗅到生命成熟的过程
从远到近，从鼻尖到笔下
大地的厚重释放了整片麦田的轻盈
季节得以被托举，所有垂首的理由
都应当与幸福有关

我只信仰家乡的炊烟

信仰总是热的，跳动着火舌
那不堪触摸的横向流动，风被扶正
与袅袅升起的思绪一同流入天空

炊烟的念头是幸福与生活
它披着晚霞，遇牧而歌
在思念故乡的情书上，受众极多

儿歌与河流是门前的常客
目光默然不语，仅仅注视着
乡人快乐的吆喝

老屋依旧顽固不化，传统
却没有步入死角，夕阳下的炊烟
保留其圣洁的面纱，朝拜者
跪叩粮食，仰望一缕将散未散的信仰

我始终欠着故乡一个名分

我对你的爱不是不清不楚
曾经的离别
多少次扯痛藕断丝连的念想

岁月的老井盛满了你我相识相知
苦涩，抑或甘甜
掘井者早已忘了这一瓢水
究竟品尝过几种味道

我不愿这段感情继续模糊下去
且把风中的吆喝浇灌那愈渐枯萎的乳名
村口老树上依旧挂着彼此互诉衷肠的第一夜
星辰悄然隐没，这静谧
是我始终欠着故乡一个名分

母亲的白发

她是我所见过最美的反光
雪一样的纯色，柔化
固态的岁月和视野里的每一处霜冻

她是用感性在诉说理性
孤独的哲思
被她用星光点缀成爱的童话

她不曾否定青春，在黄昏的歌谣里
串响了太多轻舞飞扬的风铃
这也是我沉默的原因，带走了她的色彩
我不敢，不敢再带走她的声音

种子

没有成长之前，我不知道
我的身份是什么
泥土和石块总是缄默
没人教会我柔弱与坚强的差别

尘埃，虫豸，都期待被开化
阳光作为救赎者，令我一见钟情
听说爱是一种矛盾
灵魂于是分裂，我看到了我的内涵
那是一滴顽固的泪水，试图拯救
一个即将枯萎的春天

投稿E-mail：ljz@cnnb.com.cn